

二十一

元魏冠齊

42
35
42

準貴

荆衍篡齊

南北交兵

魏伐柔然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一

元魏寇齊



齊明帝建武元年魏主以上廢海陵王自立謀大舉入寇  
會邊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請降於魏十二月辛  
丑朔魏遣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  
昶平南將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鍾離平南  
將軍廣平劉藻向南鄭真度安都從祖弟也以尚書盧淵  
為安南將軍督襄陽前鋒諸軍淵辭以不習軍旅不許淵  
曰但恐曹虎為周魴耳魏主欲自將入寇癸卯中外戒  
嚴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相州刺史高閭上表  
稱洛陽草創曹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魏主

不從久之虎使竟不再來魏主引公卿議行留之計公卿  
或以爲宜止或以爲宜行帝曰衆人紛紛莫知所從必欲  
盡行留之執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鎮南爲留議朕爲  
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者從之衆皆曰諾鎮南將軍李冲  
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爲內應者未得審諱不  
宜輕動帝曰彼降款虛實誠未可知若其虛也朕巡撫淮  
甸訪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  
今不以時應接則失乘時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略矣  
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  
新遷之民皆有戀本之心扶老攜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  
之室食無甑石之儲又冬月垂盡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

倣載南畝之時而驅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  
之師也且諸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款有實待旣平樊沔  
然後鑿輿順動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輕舉上下疲勞若空  
行空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亮  
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輩在外之時見張旗  
授甲皆有憂色平居論議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卽爲此語  
面背不同事涉欺佞豈大臣之義國士之体乎萬一傾危  
皆公輩所爲也冲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帝曰任城以  
從朕者爲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賊無  
乃似諸澄曰臣愚闇雖涉小忠要是竭誠謀國不知大忠  
者竟何所據帝不從辛亥發洛陽以北海王詳爲尚書僕

射統留臺事李冲兼僕射同守洛陽給事黃門侍郎崔休  
 為左丞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軍事始平王勰將宗子寔  
 宿衛左右休違之玄孫也戊辰魏主至懸瓠已巳詔壽隲  
 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魏主命  
 盧淵攻南陽淵以軍中之糧請先攻赭陽以取葉倉魏主  
 許之乃以征南大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荊州刺  
 史韋珍兵攻赭陽鸞長壽之子佐實之子也北襄城太守  
 成公期閉城拒守薛真度軍於汝南陽太守房伯玉新  
 野太守劉思忌拒之

二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肅之督司州右衛將軍  
 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拒魏

癸酉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乙未拓跋  
 衍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棄城拒守間出襲擊魏兵破  
 之惠休惠明之弟也劉昶王肅攻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拒  
 之蕭屢破誕兵招降萬餘人魏以肅為豫州刺史劉昶性  
 褊躁御軍嚴暴人莫敢言法曹行參軍北平陽固苦諫昶  
 怒欲斬之使當道固志意閑雅臨敵勇決昶始奇之丁  
 酉中外纂嚴以太尉陳顯達為使持節都督西北討諸軍  
 事往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執已亥魏主濟淮二月至壽陽  
 衆號三十萬鐵騎彌野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賦詩道遇其  
 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魏主遣使呼城中人豐  
 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應之慶遠問師故魏主曰師

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欲我含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  
來命無所舍垢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  
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王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  
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  
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  
公之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  
公得而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  
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  
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  
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爲苟貪天下乎魏主大笑  
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爲不欲乎慶遠曰  
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  
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斝衣服而遣之戊申魏  
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至鍾離上遣左衛  
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衆號二  
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引兵  
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彊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  
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與太子  
右率蕭誅等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  
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誅遣長史王伯瑜  
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衆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

去巳未誕等追擊破之誅謀之第也先是上以義陽危急詔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張沖出軍攻魏以分其兵執沖遣軍主桑係祖攻魏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又遣軍主杜僧護攻魏虎阬馮時卽丘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襲魏紀城據之魏主欲南臨江水辛酉發鍾離司徒長樂元懿公馮誕病不能從魏主與之泣訣行五十里聞誕卒時崔慧景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輕將數千人夜還鍾離拊尸而哭達旦聲淚不絕壬戌敕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主故事誕與帝同年幼同硯席尚帝妹樂安長公主雖無學術而資性淳篤故特有寵丁卯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魏又攻鍾離不克士

卒多死二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柵斷水路夾築二城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爲兵滿千則圍之五則攻之鄉者國家止爲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夫豈無故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

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  
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  
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且安  
士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既克大鎮城戍已定而不  
服思叛者猶踰數萬角城叢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  
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準昔事兼數倍天時  
向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返旆經營洛  
邑蓄力觀豐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今陸  
獻上表以為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  
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  
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跋沈雨炎陽自

成癘疫且兵糧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寇賊  
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弊之兵討堅  
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去冬之舉正欲耀武江漢耳  
今日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  
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然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  
主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  
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  
願罷兵彼無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魏  
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主募能  
破中渚兵者以為首閣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縛筏  
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

潰魏主假康生直閣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為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為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衆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播椿之兄也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為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初上

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敕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蕭桓胤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桓胤以魏寇尚遠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桓胤太祖之從子也上遣尚書右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餉以蒸豆昶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慙蘇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為民魏主之在鍾離也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將兵二萬據陰平五柵以拒



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粲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恟懼錄事參軍新野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

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譖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氏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軍還仇池討叛氏平之英楨之子懿行之兄也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侯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冲表諫曰秦川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擄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懼連胡結夷

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唯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汲汲於今日也宜待疆宇旣廣糧食旣足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瀕耒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東道旣未可以近方宗西藩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若輕遣軍實棄秦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

論不成爲上魏主從之

魏城陽王鸞等攻赭陽諸將不

相統壹圍守百餘日諸將欲率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帝遣太子右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敗盧淵等引去歷生追擊大破之歷生榮祖之從弟也南陽太守房伯玉等又敗薛真度於沙場鸞等具魏主於瑕丘魏主責之曰卿等沮辱威靈罪當大辟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寬典五月己巳降封鸞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常珍皆削官爵爲民佐仍徙瀛州以薛真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聽存其爵及荊州刺史餘皆削奪自進足明功退足彰罪矣

癸未魏主還洛陽告于太廟甲申減冗

官之祿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之禮班賞有差

三年冬閏十月魏主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朕卜

宅土中綱條粗舉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於

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

皆云今往必克此國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先

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冲對曰凡用兵之瀆宜先

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備遷都尚新秋

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來秋帝曰去十七

年朕擁兵二十萬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既

從復云人事未備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戎

咫尺異日將為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

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

四年六月壬戌魏發冀定瀛瀛相濟五州兵二十萬將入寇

八月丙辰魏詔中外戒嚴甲戌魏講武於華林園

庚辰軍發洛陽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守以御史中尉

李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參治留臺事假彭城王勰

中軍大將軍勰辭曰親踈並用古之道也臣獨何人頗煩

寵授黃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

魏主大笑執勰手曰魏文帝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

親上遣軍主直閣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成赭

陽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成舞陰

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主先取樊鄧真度

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眾號百萬吹脣沸地九月辛丑魏主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如曩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二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讎罪一也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入得

杭女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殊放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太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遺教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脩職業返已而言不應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 丁未魏主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爲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

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  
斬其裨將高瀟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  
益軍執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  
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  
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  
曳長縑虛張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臣所以不敢為之  
解上而已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  
州叔業啓稱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  
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  
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董弼右軍司馬張稷救雍州十一  
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丁酉魏敗

兵於沔北將軍王伏保等為魏所獲新野人張肅帥萬  
餘家據柵拒魏十二月庚申魏人致拔雍州刺史曹虎與  
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丁丑詔遣度支尚書崔  
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眾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眾  
軍竝受節度庚午魏主南臨沔水戊寅還新野將軍王曇  
紛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郭戍魏戍主崔僧淵破之舉  
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魏豫  
州刺史王肅使長史清河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  
軍於淮南求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  
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  
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

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墜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

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傳脩期耳

永泰元年春正月魏統軍李佐攻新野丁亥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戊子湖陽戍主蔡道福辛卯赭陽戍生成公期壬辰舞陰戍主黃瑤起南鄉太守席謙相繼南遁瑤起爲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嚙而食之乙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州庚戌魏主如南陽二月癸丑詔左衛將軍蕭惠休救壽陽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伯玉從父弟思安爲魏中統軍數爲伯玉泣請魏主乃赦之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勰爲使持節都督南征

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月壬午朔崔慧景  
蕭衍大敗於鄧城時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拔慧景與衍及  
軍主劉山陽傅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  
奄至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衍  
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入城待日暮自當去既而魏眾  
轉至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魏兵自  
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且戰且却衍慧  
景過開溝軍人相蹈藉橋皆繼壞魏兵夾路射之殺傅法  
憲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禊仗填溝乘之得免魏主  
將大兵追之晡時至沔山陽據城苦戰至暮魏兵乃退諸  
軍恐懼是夕皆下船還襄陽庚寅魏主將十萬眾羽儀華

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  
如湖陽辛亥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  
兵五萬圍渦陽以救義陽魏南兗州刺史濟北孟表守渦  
陽糧盡食草木皮葉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  
別遣軍主蕭瓚等攻龍亢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  
羽大破之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  
藻假輔國將軍高聰等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  
大破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  
俘二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鎖三將  
詣懸瓠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傅永奪官爵黜王肅為平  
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

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隄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兵退明日士眾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叔業還保義陽 夏四月庚午魏發州郡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懸瓠 秋七月己酉上殂于正福殿太子卽位 九月己亥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引兵還 魏主得疾甚篤丙午發懸瓠舍于汝濱冬十一月辛巳魏主還鄴

東昏侯末元元年春正月太尉陳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救魏欲復雍州諸郡癸未魏遣前將軍元英

拒之 乙酉魏主發鄴

二月陳顯達攻魏元英戰

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人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顯達又遣軍主莊丘黑進擊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以右衛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弁精勤吏治恩遇亞於李冲癸未魏主至梁城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清河張烈固守甲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皝率騎五千救之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以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陳顯達引兵度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恐與魏戰屢



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曹暉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濛  
 之弟也戊戌夜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  
 檐之間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巳亥魏收顯達軍咨  
 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  
 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均均口廣平馮道根  
 說顯達曰均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  
 不如悉棄船於鄧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  
 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  
 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眾賴以全詔以道根  
 為均均口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中丞范岷  
 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為江州

刺史崔慧景亦棄颺陽走還 庚子魏主疾甚北還

夏四月丙午殂于穀城原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  
 顯達去尚未遠恐其復相掩逼乃秘不發喪徙御卧輿唯  
 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勰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  
 外奏一如平日數日至死城夜進卧輿於郡聽事得加棺  
 斂還載卧輿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太  
 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止無變太子至  
 魯陽遇祥宮乃發喪

蕭衍篡齊

齊明帝永泰元年春正月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  
 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五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

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太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揚州刺史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屏人久語畢上索香火嗚咽流淚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濟陽江必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悲慟乃去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

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譏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甌金甌謂鷓也丁卯敬則舉兵反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疑之子也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爲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賢等處中書省高武諸孫處西省敕人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瀟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煮椒三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

更達建陽門刺啓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微  
孚與上所親左右單景僑共謀少留其事須史上覺景僑  
啓子恪已至上驚問曰未邪未邪景僑具以事對上撫牀  
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  
爲太子中庶子寶覽緬之子也敬則帥寶甲萬人過浙江  
百姓檐簷荷插隨之者十餘萬衆五月壬午詔前軍司馬  
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  
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  
屯湖頭備京口路恭祖慧景之族也敬則急攻興盛山陽  
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  
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

崔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康  
是時上疾已篤 秋七月己酉上殂于正福殿遺詔沈

文季可左僕射江柘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  
軍政事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垣之  
江柘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膺之任可委劉  
俊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卽位 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  
陵廟號高宗東昏侯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  
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  
慟俯仰憤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鶯啼來乎  
東昏侯永元元年亡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  
性重澀少言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

御刀應敕等是時楊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  
右僕射江昶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  
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  
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况六貴同朝執必相圖亂將  
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  
益州圖之耳乃密與弘策修武備它人皆不得預謀招聚  
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  
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嘗其音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  
珍爲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  
求從行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  
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盡救身權曜毗理相圖滅主

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媒近左右慄慄忍虐安肯委政諸公  
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形迹  
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  
人穿鼻江昶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  
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  
拔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  
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  
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  
據郢雍二州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  
業也勿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  
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馬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

軍愴至襄陽初高宗雖顧命羣公而多寄腹心在江祏兄  
弟二江更直殿內動止開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  
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祏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  
茹灋珍吳興梅蟲兒等為帝所委任祏常裁折之灋珍等  
切齒徐孝嗣謂祏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祏曰  
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帝失德寢彰祏議廢帝立江夏王寶  
玄劉暄嘗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右人獻馬寶玄欲  
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煮臠帳下訟暄暄曰且已煮鴉  
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滑陽情暄由是忌寶玄不同  
祏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祏密謀於始安王暹光暹光自  
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

祏立暹光祏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為  
領軍將軍謂祏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  
此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祏祀密謂吏  
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豈可復行廢立始安  
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官貴政是求安國家耳暹  
光又遣所親丹陽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欲引以為黨  
朓不答頃之暹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即以祏謀告太  
子右衛率左興盛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  
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晏者暹  
光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馳告暹光及祏暹光欲出朓為東  
陽郡朓常輕祏祏固請除之暹光乃收朓付廷尉與孝嗣

通鑑纂要卷二十一  
十一

拓暄等連名啓牋扇動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朏遂死獄中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尊不肯同拓議故拓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拓謀帝命收拓兄弟時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拓曰劉暄自有異謀今作何計拓曰政當靜以鎮之俄有詔召拓入見停中書省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拓執不與帝使文曠取拓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并弟祀皆死劉暄聞拓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帝白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吹戲馬常以五更

就寢至曉乃起羣臣節朔朝見曉後方前或際聞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還家竝是五省黃案帝嘗習騎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祐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拓親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治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始安王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遙欣自江陵引兵急下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江祐被誅帝召遙光入殿告以拓罪遙光懼還省卽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率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帝旣誅二江慮遙光不自安欲遷爲司徒使還第召入諭旨遙光恐見殺秋八

月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召劉風劉晏策  
謀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  
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  
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垣踰墻走向臺道逢  
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告以遙光反不信自往詢問知實  
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  
季於其宅欲以為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  
城內兵夜攻臺輦焚燒城門曰公但乘輦隨後反掌可克  
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伏登城  
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  
臺中稍至臺中始聞亂

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  
約曰臺中方被擣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  
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  
之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  
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它辭終不得及蕭  
坦之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籬門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  
大橋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  
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叅  
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  
門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暢衍之弟昭略又季之兄子也  
己未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稍降曹虎虎命斬之遙光

大怒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  
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着衣帷坐秉燭自照令  
人反拒齋閣皆重閉左右竝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  
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匐牀下軍人排閣入於閣中  
牽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屋室且盡劉渢走還家為人所  
殺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欲應之西中郎司馬夏侯  
詳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已已以徐孝嗣為司空加  
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蕭道之為尚書右僕射  
丹陽尹右將軍如故劉暄為領軍將軍曹虎為散騎常侍  
右衛將軍皆賞平始安之功也 江祐等既敗帝左右捉  
刀應救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救蕭坦之剛很而

專驍倖長而懼之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廷明主帥黃文  
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并其子祕書郎賞坦之從兄其  
為海陵太守未及壇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  
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  
檢其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數尚宏  
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閣  
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  
後舅焉可信邪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廢常數百  
人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千萬它物稱是帝疑虎舊將  
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  
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



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枝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于戈之理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懼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及帝使外監茹灑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在明古今令與宰相無木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

斗餘乃卒孝嗣子濱尚武康公主况尚山陰公主皆坐誅昭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毋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為絕吭而死 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嘗侍宴酒酣啓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老當自足唯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及時顯達將其拒魏如安王暹光疑之啓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即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嘗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

不悅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  
 達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晉書數帝罪惡云  
 欲奉建安王為主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乙丑以護軍將  
 軍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眾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  
 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  
 軍屯杜姥宅十二月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  
 康震恐甲申軍於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  
 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  
 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顯達執馬稍  
 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邊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  
 人稍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騎官趙潭

注刺顯達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 帝既誅顯達蓋自驕

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

空宅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

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

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

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過

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寄產或輿病棄尸不

得殯葬巷陌懸幔為高郵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亦謂之

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

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

首箭俱發帝有蒼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幘白虎幘

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自制擔幢校具伎衣飾以金玉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稍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阮弈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蠶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死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

二年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及除南兖州意不樂內徙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兄弟子植等皆爲直閣在殿中懼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蓋宜早爲計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蕭衍以

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勸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伐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婿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庚午下詔討叔業己亥叔業病卒

二月乙卯遣

西平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現邪城送  
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  
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 崔慧景之發建康  
也其子覺爲直閣將軍密與之約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  
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  
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公自欲與諸  
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  
司馬崔恭祖中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  
軍左興盛節督埤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  
卽收衆濟江初南徐兗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嗣  
女爲妃孝嗣誅刃令離宮寶玄恨望拜志景遣使奉賀爲

王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帝遣馬軍主臧平外監葉  
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玢  
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伏之諮議  
柳澄分部軍衆寶玄乘八柁輿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  
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  
爲數城以拒之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  
相斷遏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  
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覺崔恭  
祖將前鋒皆荒愴善戰又輕行不饜食以數舫緣江載酒  
肉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  
得食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

後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  
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嚴守甲數萬瑩誕  
之從曾孫也慧景至查研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  
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  
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  
臨城中臺軍驚恐卽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  
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  
入樂遊苑崔恭祖帥輕騎千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  
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  
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求慧景擒殺之宮中遣  
兵出湯不克慧景燒蘭臺二府署爲戰場中衛尉蕭瑒也

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大元  
令廢帝爲吳王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侯入宮巴陸  
王昭胃懲永泰之難與弟永新侯昭賴詐爲沙門逃於  
江西昭胃子良之子也及慧景舉兵昭胃兄弟出赴之慧  
景意更向昭胃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  
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  
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性好談義  
兼解佛理頃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  
史蕭懿將兵在小岷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  
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舉火臺  
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

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至是恭祖  
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卒數千人渡南岸懿軍  
昧旦進戰數合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  
單馬退開柎阻淮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  
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衆心離壞夏四月  
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  
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走  
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蠡浦爲  
漁人所斬以頭內鮑監擔送建康恭祖繫上方火時殺之  
覺亡命爲道人捕獲伏誅寶玄初至建康軍於東城士民  
多往投集慧景亦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人名帝令

燒之曰江夏尚爾豈言復罪餘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  
召入後堂以步障裏參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  
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耳 五月己酉江夏

王寶玄伏誅

六月乙丑赦建康南徐兗二州先是

崔慧景既平詔赦其營無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  
富者皆誣爲賊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  
或謂中書舍人王咥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咥之曰正  
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誅縱亦如初是時帝所  
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閣驍騎將軍徐世擲素  
爲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達事起加輔國  
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擲亦

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瀆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  
但儂貨主惡耳瀆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彊  
遣禁兵殺之世擲拒戰而死自是瀆珍蟲兒用事竝爲外  
監口稱詔敕王暄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帝呼所幸潘貴  
妃父寶慶及茹瀆珍爲阿文梅蟲兒及俞靈韻爲阿兄帝  
與瀆珍等俱詰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寶慶恃勢  
作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貲財莫不啓乞一家被陷禍及  
親隣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帝數往諸刁敕家游宴有吉  
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爲張子最有寵參  
預朝政雖王暄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  
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攝息焉

八月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  
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  
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栢梁旣災建章是  
營帝乃大起芳樂垂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  
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  
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  
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爲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  
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纓發倖因緣  
爲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爲人輸準取見直不爲  
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加科歛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  
困盡號泣道路 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

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  
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  
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爲  
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  
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竝不從崔慧景死懿  
爲尚書令有弟加人敷衍暢融宏備秀愴恢懿以元勳居  
朝右暢爲衛尉掌管盜賊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  
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暄之等憚懿威權說帝  
曰懿將行降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  
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  
尚書令邪懿弟姪咸爲之備冬十月己卯帝賜懿藥於省

中懿且死曰家弟在宜深爲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

里巷無人發之者唯融捕得誅之 初帝疑雍州刺史蕭

衍有異志直後梁陽鄭植弟紹叔爲衍寧總長史帝使植

以候紹叔爲名往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

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

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植退謂紹叔

曰雍州賓方未嘗圖也紹叔曰兄還真爲天子言之若取

雍州紹叔請以此眾一戰送植於南岷相持慟哭而別及

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劉慶遠

功曹吉士瞻策入宅定議茂天生之子慶遠元景之弟子

也十一月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愚踰於紂當與



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眾，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四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置之以芟事，皆立辨。諸將爭檣，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宮，就穎胄。兵使龍蓋襄陽，衍知其謀，告軍主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能奔荆，雍行因謂諸將佐曰：荆州素畏襄陽人，加以唇亡齒寒，寧不聞同邪？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東，雖使韓白復生，不能為建康計。况以昏主，彼刀救之，徒成穎胄等得書，莫能決。山陽至巴陵，行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既行，行謂張弘

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責令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齊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眾口，必相嫌，或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函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穎胄大懼，計無所出，夜遣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參軍柳悅，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眾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

圖之用不濟矣恍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  
累息今幸在遠得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  
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眾竟為羣邪所  
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  
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荆州復受  
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頴達亦勸頴胃從闡文  
等計詰旦頴胃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  
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坂軍征襄陽  
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  
頴胃使前交陽太守劉孝庶率伏兵城四山陽入門即於  
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眾請降柳悅世隆之子也

頴胃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悅悅曰易耳近詳  
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  
以南康王寶融教慕嚴又赦赦囚徒施惠澤頴賞格丙辰  
以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蕭頴胃為都  
督行留諸軍事頴胃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  
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  
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  
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況處分已定  
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六歲豈復待年月乎戊午  
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頴胃與夏侯  
議殺樞憲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蠱鬼如法珍異

惡穎川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西中郎參軍南  
 郡鄧元起向夏口乙亥荆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  
 夏侯詳之子驍騎將軍竄為殿中主帥詳密召之竄自魏  
 康亡歸王辰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  
 皇祚方侯清宮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為宣城王相國荆州  
 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主  
 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  
 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初陳顯達崔  
 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

上庸太守杜陵常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本 崔顯

更事儒而不武其亦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

於是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數帥郡共二千倍  
 道赴之華山太守藍田康綽帥郡兵三千赴衍無道根居  
 毋喪聞衍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梁南秦二州  
 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忱之兄也帝聞劉山陽死發詔  
 討荆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滄為雍州刺史遣驍騎將軍  
 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  
 刺史張冲使拒西師元嗣等徵劉山陽之死疑冲不敢進  
 停夏口廩聞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  
 寄將還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僧山除驍騎將軍張冲  
 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僧山蕭穎  
 胄與武寧太守鄧元起大言於眾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

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  
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正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沿  
嚴上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參軍湘州行事張質積穀  
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質積懼請降  
公則入長沙撫納之和帝中興元年春正月乙巳南康王  
寶融始稱相國大赦以蕭穎胄爲左長史蕭衍爲征東將  
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戊申蕭衍發襄陽留弟偉總府州  
事愴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衍旣行州中兵及儲  
侍皆虛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不受衍命  
舉兵欲襲襄陽偉遣兵邀擊於始平大破之雍州乃安  
二月壬午東昏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莫敢

甲申蕭衍以竟陵命王茂曹京宗爲前軍以中兵參軍張  
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詔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  
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  
固守與郢城爲掎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  
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  
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  
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  
以臥取之耳乃使茂等帥衆濟江頓九里張冲遣中兵參  
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  
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荊州遣冠軍將軍鄧  
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衍

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王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中  
絕郢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相州之衆會于夏口蕭頴曾  
命荊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蕭頴達亦隸焉時朝議欲  
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衆曰  
湘土人情易撓難信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  
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為輔國  
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  
路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  
助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  
堂西渚田安之頃城北王世興頃曲水故城丁酉張冲病  
卒驍騎將軍薛元嗣與冲子孜及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王程

茂共守郢城乙巳南康王卽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之  
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  
太守為尹以蕭頴曾為尚書令蕭衍為左僕射晉安王寶  
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  
王寶寅為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冠軍將  
軍蕭備為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為涪陵王乙酉  
以尚書令蕭頴曾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  
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  
勞軍寧朔將軍新野庾域諷夬曰黃鉞夫加非所以摠帥  
侯伯夬返西臺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帥輕舸  
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

史陳伯之爲江州刺史二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夏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頴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

五月東昏侯遣軍主吳

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虎牙伯之之子

也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齊蕭頴曹等議謂

衍曰令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

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

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

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搃吾咽

候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

兵往取尋陽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

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卽

得然旣得之後卽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滅萬人糧儲稱是

卒無所出脫東軍有士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執不得相

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

旣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旣拔席卷沿

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文

夫舉事欲清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

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

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輩白鎮軍前途攻

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

子陽等進軍武昌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

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復推助張樂祖代守魯山

東昏侯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墻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隨即枯萎朝暮相繼又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官者共爲禪販以潘貴妃爲市令東昏侯自爲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荆實中菘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覡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鄉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既不見乃縛菘爲高宗形北向斬之縣首茹門在

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胄未新侯昭頴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策心不自安竟陵王子良故防閣桑偃爲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東昏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騰中得其事昭胄兄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

鴻選等誅諸孽倭廢東昏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臨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梓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瘡手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在杜姥宅日已曠城門闕城上人射外人外人棄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就尉馳以啓東昏京省

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誅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宗仲等乘水漲以舟帥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已未東昏侯以程茂爲郢州刺史薛元嗣爲雍州刺史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爲書與衍張冲故



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攷曰前使君忠是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攷不能用蕭衍以肅獻為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以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弘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為然衍命衆軍即日上的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灑陽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為質於衍司部悉平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鎮江

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為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行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執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郎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匆匆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八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東甲請罪初新蔡太守席

謙父恭穆為鎮西司馬為魚復侯子響所殺謙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乙卯以伯之為江州刺史虎牙為徐州刺史魯休烈蕭瑄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泝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九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為難至穎胄乃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瑄

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撫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

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

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

絕甲申東昏侯以李居士為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

珍國為雍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荊州刺史輔國將軍申

青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僊理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

稱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子也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

胄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

參軍蕭瑄為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

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侯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

至白門前當一決衍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簡二尚

方二治囚徒以配軍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

人行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寧景宗始至營壘未立而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阜茨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臯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李居士覘之僧珍衆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多遙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板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復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

自太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第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閣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旣死士卒士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

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昏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相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東昏去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中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

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湯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東昏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奴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衆來降衍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巴東獻武公蕭穎胄以蕭瑣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十一月壬午卒夏侯詳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密報蕭衍衍亦祕之詳徵兵雍州蕭瑣遣蕭憺將兵赴之瑣築閩建康已

危衆懼而潰，瑣及魯休烈皆降。乃發頽胃喪，贈侍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行。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神爲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楊州牧鍾山王及衍至，又尊子文爲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爲珍國之副。稷瓌之弟也。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鬪，詐作被創，使人以板擱去，用爲厭勝。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爲鎧，胄具裝飾，以孔翠畫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呼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弩幾中之，始東昏與左右謀以爲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

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不然，敕太官辦糲米爲百日調而已。及大桁之敗，衆情危懼，茹瀆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旣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東昏先惜金錢，不肯賞賜。瀆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昇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怠，不爲致力。外圍旣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兗州中兵參軍馮翊、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弑東昏。齊夜

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閣舍人錢強十二月丙寅夜強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孰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東昏首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繁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按服之僞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亮營之從弟志僧虔之子也衍與范雲有舊卽留參帷帳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間道送款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顛而不扶要用彼相亮口若其可

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城中出者或被劫剽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灋珍梅蟲兒王咥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初海陵王之廢也主太后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己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褚后及太子誦竝爲庶人以衍爲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爲長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寶甯爲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太尉領司徒己卯衍入屯闕武堂下令大

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皆除  
 盪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  
 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  
 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掩廕逆徒之死  
 亡者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  
 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茹  
 瀆珍等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爲  
 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行使  
 其故人姚仲寶說之仙琕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  
 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  
 爲請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行圍宮

地州郡皆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觀  
 之子也衍使駕部郎考城江革爲書與昂曰根本旣傾枝  
 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  
 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  
 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惟  
 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  
 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舍弘之  
 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  
 而頃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  
 遑薦璧昂問時事於武康令此地傳臆臆曰昔元嘉之末  
 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

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主昏虐曾無悔改荆雍  
 協舉乘據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  
 建康平行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救元履曰袁昂  
 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  
 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理聞臺城  
 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  
 毋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  
 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理令士皆  
 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理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  
 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以今天下見  
 三義士衍謂仙理曰射鉤斬袪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

運自嫌仙理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

衍笑皆厚遇之內成蕭衍入鎮殿中梁武帝天監元年春

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策慰勞建康 戊戌迎

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 壬寅進大司馬

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劔履上殿贊拜不名 初大司馬與

黃門侍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

竟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領

錄事約為驃騎司馬昉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太

守謝朓國子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衍奏徵為軍諮祭

酒胤胤皆不至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

司馬不應它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



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識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卽損威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敢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首大司馬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

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至望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丙寅詔梁國選諸將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沈約爲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爲侍中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爲王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州統殊死以下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於梁是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

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靈紱未亡人歸於別宮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靈紱詣梁宮丙寅梁王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贈兄懿爲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丁卯奉和帝爲巴陵王宮於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奉宣德太后爲齊文宣妃王皇后爲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爲獻皇后追謚妃郝氏爲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爲臨川王南徐州刺史太子爲安成王北徐州刺史備爲建安王左衛將軍恢爲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爲始興王以宏爲

楊州刺史

戊辰巴陵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

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頷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榻殺之以謝沐縣公寶義爲巴陵王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康侯子恪及弟和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著皆鳩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爲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羊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

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  
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  
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  
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  
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  
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且建武塗灰  
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  
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  
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  
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曹  
志魏武帝之孫為晉忠臣况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  
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少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  
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  
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南北交兵

齊和帝中興元年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  
日甚危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林陵掃土興兵順  
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  
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  
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霍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  
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  
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楊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

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汝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使爲經畧。旣而不果，懷習之子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

爭江外州鎮，中外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基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畧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楊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

奏稱今寶卷骨肉相殘藩鎮鼎沸義陽孤絕密邇王土內  
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鳥不可去薪授  
首之寇豈容緩斧若失此不取豈惟後舉難圖亦恐更爲  
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發東豫州刺史田益  
宗兵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魏主乃遣直寢羊靈引  
爲軍司益宗遂入寇建寧太守黃天賜與益宗戰於赤亭  
天賜敗績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二月辛丑殺齊邵陵王寶融晉熙王  
寶嵩桂陽王寶貞梁王將殺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  
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牆夜出寶寅  
具小船於江岸着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側躡僑徒

步足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爲釣者隨流上下  
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與  
其族人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  
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楊州刺史任城  
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  
爲掠至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  
曉示情禮齋喪兄齊衰之服給之澄帥官僚赴弔寶寅居  
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壽陽多其故義皆受慰咳唯不  
見夏侯一族以夏侯詳從梁主故也澄深器重之

三月齊和帝下詔禪位于梁王

二年春三月蕭寶寅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

大雨終不斲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入坐門下入定議夏四月癸未朔以寶寅爲都督東陽等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壹萬令屯東城以伯之爲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爲將軍軍主寶寅志性雅重過期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六月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汎溢以灌淮南諸戍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竝懼水害屢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

勒諸州募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畧雖混壹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盡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一萬委澄經略蕭寶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秋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保賢首山爲三柵冬十月元英勒諸軍圍賢首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深宗傳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高祖珍將三千騎爲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豎眼靈越之子也魏人拔關要類川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

兵三千救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據淮陵寧朔將軍王爨保焦城党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斬伯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眾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法宗等眾二萬奄至城下眾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乙酉將軍吳子陽與魏將元英戰於白沙于陽敗績

三年春正月蕭寶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爲梁所取乃屯壽陽樓賢寺二月戊子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澄在外

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續倉猝失圖任城太妃孟氏勒兵

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

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

擊之自四鼓戰至下曉慶真敗走韋續坐免官任城王澄

攻鍾離上遣冠軍將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詣鍾離

澄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之丁酉戰于邵陽大敗梁兵

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祖芳之從子也尚書論

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求二婢於思

祖不得事遂寢暉素之孫也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

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僧炳將二萬人據鑿峴景

宗將萬人爲後繼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拒

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俘斬四千餘人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旣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郎齊郡曹思伯爲澄軍司居後爲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三階上以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于魏魏人歸之

夏五月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遣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兄子尚書郎僧勉及諸將佐

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泐寇賊今所苦轉篤執不支又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

秋七月魏人聞蔡道恭卒攻

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仙琕轉戰而前兵執甚銳元英結壘於土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僞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末擐甲執槊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末洞其左股末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末曰公傷矣且還營末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



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執窮八月乙酉降於魏三關戍將聞之辛酉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末改之末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追奪爵邑及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為上言事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已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

南以紹叔為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

四年春二月上謀伐魏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將宿衛兵塞洛口 八月壬寅魏中山王英寇雍州 楊公則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斬之甲寅將軍姜慶真與魏戰於羊石不利公則退屯馬頭 九月己巳楊公則築與魏揚州刺史元嵩戰公則敗績 冬十月丙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為副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宏次

于洛口

五年夏四月庚戌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楊徐二州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指授諸節度所至以便宜從事江州刺史王茂將兵數萬侵魏荊州誘魏邊民及諸蠻更立宛州遣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襲取魏河南城魏遣平南將軍楊大眼都督諸軍擊茂辛酉茂戰敗失亡二千餘人大眼進攻河南城茂逃還大眼追至漢水攻拔五城魏征虜將軍宇文福寇司州俘千餘口而去五月辛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預執城主馬成龍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章叡遣長史王超等攻小岷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

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且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頃之堰城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胤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皆

沒魏人乘勝至堤下兵執甚盛諸將欲退還巢湖或欲保  
三义叡怒曰寧有此邪命取織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  
志魏人來鑿堤叡親與之爭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  
叡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  
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辛巳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馬以  
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  
無敵晝接宿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眾常如  
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繩  
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躡叡  
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  
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壬午魏遣尚書元遥南

拒梁兵 丁亥廬江太守聞喜裴遂克魏羊石城庚寅又

克霍丘城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相和克胸山城

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陸俱進趣彭城圍高塚成

魏武衛將軍奚康生將兵救之丁未惠紹兵不利黑戰死

秋七月丙寅相和擊魏兗州拔固城 戊子徐州刺

史王伯敖與魏中山王英戰於陰陵伯敖兵敗失亡五千

餘人已丑魏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

兵上遣將軍角念將兵一萬屯蒙山招納兗州之民降者

甚眾是時將軍蕭及屯固城桓和屯孤山魏邢巒遣統軍

樊魯攻和別將元恒攻及統軍畢祖板攻念壬寅魯大破

和於孤山恒拔固城祖板擊念走之己酉魏詔平南將軍

安樂王詮督後發諸軍赴淮南詮長樂之子也將軍藍懷  
恭與魏邢巒戰于睢口懷恭敗績巒進圍宿預懷恭復於  
清南築城巒與平南將軍楊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  
斬懷恭殺獲萬計張惠紹棄宿預蕭炳棄淮陽遁還臨川  
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  
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  
性懦弱部分乖左魏詔邢巒引兵度淮與中山王英合攻  
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  
善乎宏曰我亦以為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  
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理曰  
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

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  
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  
辛生拔劍而退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罷出  
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  
故欲全師而返耳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  
不武遺以巾幘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  
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與吳平為帥而佐之豈  
有為敵人所侮如是乎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  
口宏固執不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  
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中山王英曰梁人自克  
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執可見必畏我也王若進據洛水

彼自奔敗英曰蕭臨川雖駭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于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己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烏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繼食饋之淵猷淵猷之弟也時昌義之軍梁城間洛口敗與張惠紹皆引兵退

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逐北至馬頭攻拔之城  
 中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  
 向上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為詐計耳乃命脩鍾離城敕昌  
 義之為戰守之備冬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  
 會之巒上表以為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  
 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  
 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征  
 南士卒從戎二時疲弊死傷不閤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  
 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  
 舉江東之豐不患其無詔曰濟淮犄角事如前敕何容猶  
 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巒又表以為今中山進軍鍾

離實所未解若為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若謂臣憚行求還臣所領兵乞盡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止以單騎隨之東西臣屢與為將頗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強遣乃召繼遠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侍中盧昶素惡繼與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共譖之使御史中尉崔亮彈繼在漢中

掠人為奴婢繼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言於魏主曰繼新有大功不當以赦刑小事案之魏主以為然遂不問

丁酉梁兵圍義陽者夜遁魏郢州刺史婁悅追擊破之

十一月乙丑大赦詔右衛將軍曲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

救鍾離上救景宗頓道人洲侯眾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

求先據邵陽洲尾上不許景宗欲專其功違詔而進值暴

風猝起頗有溺者復還守先頓上聞之曰景宗不進皆天

意也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

六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

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與邵陽洲兩岸為橋櫺

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

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迫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王復賜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執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執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

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直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救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銳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爲冠軍中將

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獻結車爲陳，大眼聚騎圍之。獻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日，英自帥衆來戰，獻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獻子黯請下城以避箭，獻不許。軍中驚，獻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爲揚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甲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却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築豫裝，同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獻各攻一橋。獻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二月，淮水暴漲六七尺，獻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閫艦，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灑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獻遣報昌義之，嘉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澨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籍，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獻，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獻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羣帥爭先告



捷獻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獻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秋八月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經筭失圖齊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皆處以極瀆已亥詔英寶寅免死除名爲民楊大眼徙營州爲兵以中護軍李崇爲征南將軍楊州刺史

七年秋九月庚子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戍主侯登等以城步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諸軍事將步騎三萬出汝南以救之冬十月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

馬悅自號平北將軍求援於司州刺史馬仙琕時荊州刺史安成王秀爲都督仙琕議求應赴參佐成謂宜待臺報

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敕雖舊非應急也卽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詔以早生爲司州刺史

魏以尚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白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衆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溺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逆戰巒奮擊大破

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山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丁丑魏鎮東參軍成景嵩殺宿預戍主嚴仲賢以城來降時魏郢豫二州自懸瓠以南至于安陸諸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為魏堅守巒帥田益宗帥羣蠻以附魏魏以為東豫州刺史上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招之益宗不從十一月庚寅魏遣安東將軍楊椿將兵四萬攻宿豫魏主閻邢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眾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巒共攻之十二月己未齊苟兒等開關出降斬白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寧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弃城走英追擊斬之魏義陽太守狄道辛祥與巒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滅陶平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復全論功當賞巒悅耻功出其下間之於執政賞遂不行

八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以分其兵執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峴丙申英至長薄戊戌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遣冠軍將軍彭瓌生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英故縱之使入城曰吾觀此城形執易取瓌生等既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

拔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太子左衛率李元  
復棄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琕亦棄城走上使南郡太守韋  
叡將兵救仙琕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  
樓衆頗譏其怯叡曰不然爲將富有怯時不可專勇中山  
王英急追馬仙琕將復邵陽之耻聞叡至乃退上亦有詔  
罷兵初魏主遣中書舍人鮑陽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襲  
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既克懸瓠命於齊荀兒等四將之  
中分遣二人敕楊州爲移以易紹及司馬悅首移書未至  
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愛其文義言於上上遣主書霍  
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  
善也因召見賜衣物令舍人周捨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

民物塗炭吾是以不耻先言與魏朝通好此亦有書全無  
報者卿宜備申此意今遣傳詔霍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  
門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  
立君以爲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  
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 魏伐柔然

晉武帝太元十六年 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其大人郁  
乂間地粟袁卒部落分爲二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  
子緼紇提別居西邊秦王堅滅代柔然附於劉衛辰及魏  
王珪卽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戊  
戌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犇六百里諸將因張

袁言於珪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為三日食足乎皆曰足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碩南林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眾遁走珪遣長孫嵩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驅畜產犇走數日至水必留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理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屋擊於平望川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匹候跋舉眾降復緼紇提之子曷多漢兄子社論斛律等宗黨數百人緼紇提將犇劉衛辰珪追及之緼紇提亦降珪悉徙其部眾於雲中

十九年冬十月柔然曷多漢棄其父與社論帥眾西走魏

長孫肥追之及於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漢社論收其餘眾數百犇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社論襲匹候跋殺之匹候跋子啓跋吳頡等皆犇魏社論掠五原以西諸部走度漠北

安帝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子魏材官將軍和突攻黠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聞珪已立慕容后止狄干而絕其昏沒奔于黠弗素古延皆秦之屬國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寅珪大閱士馬命并州諸郡積穀於平陽之乾壁以備秦柔然社論方睦於秦遣將救黠弗素古延辛卯和突逆擊大破之社論帥其部落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

居之斛律部帥倍侯利擊社論大為所敗倍侯利奔魏社  
論於是西北擊匈奴遺種日拔也鷄大破之遂吞併諸部  
士馬繁盛雄於北友其地西至馬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  
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束以千人為  
軍軍有將百人為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  
者以石擊其首而殺之  
十二月柔然可汗社論聞

珪伐秦自參合陂侵魏至豺山及善無北澤魏常山王遵  
以萬騎追之不及而還

三年夏四月柔然可汗社論從弟悅代大郎謀殺社論不  
克奔魏

義熙二年夏四月柔然社論侵魏邊

五年十二月柔然侵魏

六年春正月魏長孫嵩將兵伐柔然  
夏五月魏長

孫嵩至漠北而還柔然追圍之於牛川壬申魏主嗣北擊

柔然柔然可汗社論聞之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尚幼部眾

立社論弟斛律號藹苦蓋哥漢嗣引兵還參合陂

十年 初社論之徙高車也高車人叱洛侯為之鄉道以

併諸部社論德之以為大人步鹿真與社論之子社拔共

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妻告步鹿真曰叱洛侯欲奉大檀

為主大檀者社論季父僕渾之子也領別部鎮西境素得

衆心步鹿真歸而發兵圍叱洛侯叱洛侯自殺遂引兵襲

大檀大檀逆擊破之執步鹿真及社拔殺之自立為可汗

號牟汗紇升蓋可汗斛律至和龍燕王跋賜斛律爵上客  
 侯館之遼東待以客禮納其女為昭儀斛律上書請遣  
 國跋曰今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重兵相送則饋道難  
 繼兵少則不足成功如何可還斛律因請曰不煩重兵願  
 給三百騎送至敕勒國人必欣然來迎跋乃遣單于前輔  
 萬陵帥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大檀  
 亦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于燕 十二月丙戌朔柔  
 然可汗大檀侵魏丙申魏主嗣北擊之大檀走遣奚斤等追  
 之遇大雪士卒凍死及墮者什二三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柔然寇魏邊二月戊辰魏築  
 長城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卒以備柔

然 八月柔然寇河西河西王蒙遜命世子政德擊之  
 政德輕騎進戰為柔然所殺

文帝元嘉元年秋八月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  
 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拔盛樂宮魏世祖自將輕騎  
 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魏主五十餘重騎  
 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眾情乃安紇  
 升蓋以弟子於陟斤為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  
 尚書令劉潔言於魏主曰大檀自恃其眾必將復來請俟  
 收田畢大發兵為二道東西並進以討之魏主然之

十二月魏主命安集將軍長孫翰安北將軍尉眷北擊柔  
 然魏主自將屯柝山柔然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翰肥

之子也

二年冬十月癸卯魏主大舉伐柔然五道並進長孫翰等從東道出黑漠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之間魏主從中道東平公娥清出栗園奚斤等從西道出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部落大驚絕迹北走

四年夏五月魏主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秋七月柔然寇雲中聞魏已克統萬乃遁去五年秋八月魏主如廣寧觀溫泉柔然統升蓋可汗遣其子將萬餘騎寇魏邊魏主自廣寧還追之不及

六年夏四月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

勒行陳內外羣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縶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於魏主曰今茲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羣臣因共贊之曰淵等少時嘗諫符堅南伐堅不從而敗所言無不中不可違也魏主意不決詔浩與淵辯論難於前浩詰淵辯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曰食脩德月食脩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脩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太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淵辯復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

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形執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今復舊役非無用也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問之屬者統萬未亡之前有無敗徵若其不知是無術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時赫連昌在坐淵等自以未嘗有言慙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充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

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况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駒犢鬪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塞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牡馬戀駟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曷勞末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北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



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主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會柔然之庭五月丁未魏主至漢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粟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莫相收攝紇升蓋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聞有魏寇帥眾欲就其兄遇長孫翰

遂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六月柔然紇升蓋可汗既走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無人收視魏主循粟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眾高車諸部乘魏兵執鈔掠柔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秋七月引兵東還至黑山以所獲頒賜將士有差既而得降人言可汗先被病聞魏兵至不知所為乃焚穹廬以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

胡言若復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絕而卒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

八月魏主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屯巴尼波人畜甚眾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千百餘萬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劼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羶皮為之價賤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

八年夏六月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

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敕連可汗遣使詣魏

魏主厚禮之魏主如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

弗庫若干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魏

主大獵以賜從官十二月丁丑還宮

十一年春正月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汗又納

其妹為夫人遣賴川王提往逆之丁卯敕連遣其異母兄

秃鹿傀送妹并獻馬二千匹魏主以其妹為左昭儀提曠

之子也

十三年冬十一月柔然與魏絕和親犯魏邊

十五年夏五月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北伐柔

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

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為二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魏主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不見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

十六年魏主伐河西六月使大將軍長樂王祗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

十九年冬十月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

二十年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舍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為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為後繼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

劉縶固諫以為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為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恨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遺姦人入營覘伺割驢耳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之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二十一年春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薛斌尚書奚眷等八將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尚書令劉絜父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耻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欲擊柔然絜諫止之使待諸將帝留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漢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帝帝至玉原收絜囚之帝之北行也絜私謂所

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絜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事連南康公狄鄰絜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九月丁未魏王如漢南將襲柔然柔然敕連可汗遠遁乃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

二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

二十五年秋八月西域般悅門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申外戒嚴 十二

月魏太子朝于行宮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羣臣於漠南甲戌復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臨陽王羯兒出西道魏主與太子出涿邪山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

九  
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中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相持數日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以那衆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九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

犯魏塞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

武帝大明二年冬十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陰山會雨雪魏主欲還太尉尉春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辛卯軍于車崙山十一月魏主自將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擊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別部烏朱駕頽等帥數千落降于魏魏主刻石紀功而還

八年秋七月柔然處羅可汗卒子于成立號曰受羅部真可汗改元永康部真帥衆侵魏辛丑魏北鎮遊軍擊破之明帝泰始六年夏六月柔然部真可汗侵魏魏王引羣臣

議之尚書右僕射南平公目辰曰若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無繼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略若鑿輿親行必望麾崩敗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白澤袁之孫也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諸軍出東道汝陰王賜等督諸軍為前鋒隴西王源賀等督諸軍為後繼鎮西將軍呂羅漢等掌留臺事諸將會魏主於女水之濱與柔然戰柔然大敗乘勝逐北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獲戎馬器械不可勝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司徒東安王劉尼坐昏醉軍陳不整免官王

申還至平城

冬十月柔然攻于闐于闐遣使者素自

如奉表詣魏求救魏主命公卿議之皆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其可攻尋已亡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魏主以議示使者使者亦以為然乃詔之曰朕應急救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必不能救當時之急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士一二歲間當躬帥猛將為汝除患汝其謹脩警候以待大舉

七年冬十月詔太尉源賀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南先是魏每歲秋冬發軍三道竝出以備柔然春中乃還賀以為往來疲勞不可支又請募諸州鎮武健者三萬餘人築三城以處之使冬則講武春則耕種不從

奉豫元年春二月柔然侵魏上皇遣將擊之柔然走東部  
敕勒叛奔柔然上皇自將追之至石磧不及而還 秋

七月柔然部帥無盧真將三萬騎寇魏敦煌鎮將尉多侯  
擊走之多侯蒼之子也又寇晉昌守將薛奴擊走之

冬十月柔然侵魏及五原十一月上皇自將討之將度漠  
柔然北走數千里上皇乃還

蒼梧王元徽元年上月壬子柔然侵魏柔玄鎮部敕勒應之  
二年夏五月柔然遣使來聘 秋七月癸巳柔然寇魏

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敦煌僻遠介居西北二疆寇  
之間恐不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羣臣集議皆以為然給

事中昌黎韓秀獨以為為敦煌之置為日已久雖逼疆寇人  
習戰鬪縱有草竊不為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

關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今徙就涼州不唯有感國之名  
且姑臧去敦煌千有餘里防邏甚難二虜必有交通關

之志若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  
招引外寇為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齊高帝建元元年上之輔宋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柔  
然約與共攻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至是

柔然十餘萬騎寇魏至塞上而還  
三年秋七月柔然別帥他稽帥眾降魏 九月辛未柔

然主遣使來聘與上書謂上為足下自稱曰吾遺上師子  
皮袴褶約共伐魏

武帝永明三年冬十二月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帥眾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 是歲柔然部真可汗卒子豆論立號伏名敦可汗改元太平

四年春正月壬午柔然寇魏邊 二月丙申柔然遣使

者牟提如魏時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由書監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冬十二月柔然寇魏邊

五年秋七月柔然伏名敦可汗殘暴其臣侯醫聖石洛候數諫止之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名敦怒族誅之由是部眾離心八月柔然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叡為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叡麗之子也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名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自立為王國人號曰候婁匍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候借夏言太子也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伏名敦追擊之屢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眾東徙六年冬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帥眾三千以城附魏 七年冬十二月柔然別帥叱呂勒帥眾降魏



八年冬十二月高車阿伏至羅及窮苛遣使如魏請為天子試除蠕蠕魏主賜以繡袴褶及雜綵百匹

十年秋八月乙未魏以懷朔鎮將陽平王願鎮北大將軍陸叡皆為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為三道以擊柔然

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土盧河西道趣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 初柔然伏名敦可汗與其叔父那蓋分

道擊高車阿伏至羅伏名敦屢敗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為得天助乃殺伏名敦而立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

改元大安

和帝中興元年秋七月乙巳柔然犯魏邊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詔

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授規略隋須徵發皆以便

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

還至恒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

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大牙相救之勢凡五十

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願或外

叛仍遭旱饑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

今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

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

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五年冬十月柔然庫者可汗卒子伏圖立號佗汗可汗改

元始平戊申佗汗遣使者紇奚勿六跋如魏請和魏主不

報其使謂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論乃魏之叛臣往者包容暫聽通使今蠕蠕衰微不及疇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漢正以江南未平少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脩藩禮款誠昭著者當不爾孤也

七年 初顯祖之世柔然萬餘戶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鎮及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絕其叛詔太僕卿楊椿持節往徙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今新附之戶其衆若舊者其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殲盡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後患非良策也不

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之及京兆王愉之亂皆浮河赴愉所在鈔掠如椿之言 柔然怛汗可汗復遣紇奚勿六跋獻貂裘於魏魏弗受報之如前初高車侯倍第奇爲獬噠所殺執其子彌俄突而去其衆分散或奔魏或奔柔然魏主遣羽林監河南孟威撫納降戶置於高平鎮高車王阿伏至羅殘暴國人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囑噠奉彌俄突以伐高車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與怛汗可汗戰于蒲類海不勝西走三百餘里怛汗軍於伊吾北山會高昌王麴嘉禾內徙於魏時孟威爲龍驤將軍魏主遣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怛汗見威軍怖而遁去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怛汗於蒲類

海北割其髮送於威且遣使入貢於魏魏主使東城于于亮報之賜遺甚厚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還佗汗可汗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改元建昌十五年柔然伏跋可汗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執其王彌俄突繫其足於駑馬頓曳殺之漆其頭爲飲器鄰國先羈屬柔然後叛去者伏跋皆擊滅之其國復彊

十六年冬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侯近尉比建等請和於魏用敵國之禮

十七年春二月魏主引見柔然使者讓之以藩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倫上表以爲太祖經啓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遊視一方亦由由

國多虞以急諸華而綏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轅未遑北伐也宗述遵遺志虜使之來受而弗答以爲大明臨御國富兵彊抗敵之禮何憚而爲之何求而行之今虜雖慕德而來亦欲觀我疆弱若使王人銜命虜庭與爲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未獲已應爲制詔示以上下之儀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觀其從違徐以恩威進退之則王者之體正矣豈可以戎狄兼并而遽虧典禮乎不從倫白澤之子也

普通元年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侯呂陵

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

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  
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爲聖女納爲可智敦地萬既挾左道  
復有姿色伏跋敬而愛之信用其言于亂國政如是積歲  
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未嘗上天上天者地  
萬教我也其母具以狀告伏跋伏跋曰地萬能前知未然  
勿爲讒也旣而地萬懼譖祖惠於伏跋而殺之候呂陵氏  
遣其大臣具列等絞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高至  
羅入寇伏跋擊之軍敗而還候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  
立其弟阿那瓌爲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帥衆  
數萬擊之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奔魏示發殺  
候呂陵氏及阿那瓌二衆 柔然可汗阿那瓌將子秀

主使司空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賜勞甚厚魏  
主引見阿那瓌於顯陽殿因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  
下宴將罷阿那瓌執啓立於座後詔引至御座前阿那瓌  
再拜言曰臣以家難輕來詣闕本國臣民皆已逃散陛下  
恩隆天地乞兵送還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  
遺民奉事陛下言不能盡別有啓陳仍以啓授中書舍人  
常景以聞景爽之孫也十一月己亥魏立阿那瓌爲朔方  
公蠕蠕王賜以衣服輜車祿恤儀衛一如親王時魏方彊  
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  
降者處之金陵館三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有自北夷降者  
處燕然館賜宅於歸德里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

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崦嵫館賜宅於慕義里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同不決阿那瓌以金百斤賂元義遂聽北歸十二月壬子魏敕懷朔都督簡銳騎二千護送阿那瓌達境首觀機招納若彼迎候宜賜緡帛車馬禮餞而返如不容受聽還闕庭其行裝資遣付尚書量給

二年春正月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使懷朔鎮將楊鈞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尚書右丞張普惠上書以爲蠕蠕又爲邊患今茲天降喪亂荼毒其心蓋欲使之知有道之可樂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陛下宜安民恭己以悅服其心阿那瓌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先自勞擾阻師

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勅敵資天亡之虞臣愚未見其可也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王者不得已而用之况今旱暵方甚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于時而動其可濟乎脫其顛覆之變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臣賤不及議文書所過不敢不陳弗聽阿那瓌辭於西堂詔賜以軍器衣被雜采糧畜事事優厚命侍中崔光等勞遣於外郭阿那瓌之南犇也其從父兄婆羅門即衆數萬人討示發破之示發犇地豆千地豆千殺之國人推婆羅門爲彌偶可社句可汗楊鈞表稱柔然已立君長恐

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返徒損國威自非廣  
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舊嘗奉使柔然者牒  
云具仁往諭婆羅門使迎阿那瓌 夏四月魏牒云具  
仁至柔然婆羅門殊驕慢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  
屈婆羅門乃遣大臣丘升頭等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  
瓌五月具仁還鎮具道其狀阿那瓌懼不敢進上表請還  
洛陽 初高車王彌俄突死其衆悉歸嚙噠後數年嚙噠  
遣彌俄突弟伊訥帥餘衆還國伊訥擊柔然可汗婆羅門  
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衆數  
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啓稱本國大亂百姓別居迭相  
鈔掠當今北人謁望待拯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送臣

種比撫定荒民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以爲  
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既  
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讎耻誠由種  
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闔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  
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雖戎狄禽獸終無純  
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  
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  
亦恐終爲後患劉石是也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  
之憂未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  
知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衆處處某布以望舊主高車雖  
疆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

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脩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澳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勅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及還復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九月柔然可汗侯匿伐詣懷朔鎮請兵且迎阿那瓌俟匿伐阿那瓌之兄也冬十月錄尚書事

高陽王雍等奏懷朔鎮北吐若奚泉原對平沃謂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各令帥部落收集離散阿那瓌所居既在境外宜少優遣婆羅門不得比之其婆羅門未降以前蠕蠕歸化者宜悉令州鎮部送懷朔鎮以付阿那瓌詔從之

三年冬十二月柔然阿那瓌求粟為種魏與之萬石婆羅門帥部落叛魏亡歸嚙噠魏以平西府長史代人費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將兵討之柔然遁去穆謂諸將曰戎狄之性見敵即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犇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柔然果至奮擊大破之婆羅門為涼州軍所擒送洛陽

四年春二月柔然大饑阿那瓌帥其衆入魏境表求賑給  
已亥魏以尚書左丞元孚爲行臺尚書持節撫諭柔然孚  
譚之孫也將行表陳便宜以爲蠕蠕久來疆大昔在代京  
常爲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朝廷鳩其  
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息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歆  
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  
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  
靜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閑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  
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詔踈不容反叛最策  
之得者也魏人不從 柔然俟匿伐入朝于魏 夏四  
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之間阿

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元孚載以輜車每集其  
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  
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甲申魏遣尚書令李  
崇之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  
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  
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都對原前後十  
七戰屢破之謹忠之從曾孫也

六年春三月柔然王阿那瓌爲魏討破六韓拔陵魏遣牒  
云具仁齋雜物勞賜之阿那瓌勒衆十萬自武川西向沃  
野屢破拔陵兵夏四月魏主復遣中書舍人馮雋勞賜阿  
那瓌阿那瓌部落浸彊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



大通元年夏四月己酉柔然頭兵可汗遣使入貢於魏且請討羣賊魏人畏其反覆詔以盛暑且俟後敕

二年夏四月柔然頭兵可汗數入貢于魏魏詔頭兵替拜不名上書不稱臣

大同元年冬十二月柔然頭兵可汗求婚於東魏丞相歡以常山王妹蘭陵公主妻之柔然數侵魏魏使中書舍人

庫狄峙奉使至柔然與約和親由是柔然不復為寇三年秋九月柔然為魏侵東魏三堆丞相歡擊之柔然退

走

四年初柔然頭兵可汗始得返國事魏盡恨及永安以後雄據北方禮漸驕倨雖信使不絕不復稱臣頭兵嘗至

洛陽心慕中國乃置侍中黃門等官後得和如汝陽王與戮

淳于章親寵任事以為祕書監使與文詡及兩魏公裂頭

兵轉不遜數為邊患魏丞相泰以新都關中方有事山東

欲結婚以撫之以舍人元翌女為化政公主妻頭兵弟塔

寒又言於魏主請廢乙弗后納頭兵之女二月甲辰以乙

弗后為尼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為后頭兵遂留東魏使

者元整不報其使三月柔然送悼后於魏車七百乘

馬萬匹駝三千頭至黑鹽池遇魏所遣鹵簿儀衛柔然營

幕戶席皆東向扶風王孚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固

柔然女也魏伏南面我自東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間氏

六年魏文后既為尼居別宮悼后猶忌之乃以其子武都

王戊爲秦州刺史使文后隨之官魏主雖限大計而恩好  
不忘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會柔然舉國度河南侵時頗  
有言柔然以悼后故與師者帝曰豈有興百萬之衆爲一  
女子邪雖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顏以見將帥乃遣中常侍  
曹寵齎手敕賜文后自盡文后泣謂寵曰願至尊千萬歲  
天下康寧死無恨也遂自殺斃麥積崖而葬之號曰寂陵  
夏丞相泰召諸軍屯沙苑以備柔然右僕射周惠達發士  
馬守京城勅諸街巷召雍州刺史王罷議之罷不應召謂  
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罷自帥鄉里破之不煩國家  
兵馬何爲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由周家小兒懼怯致此  
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悼后遇疾歿

十一年夏六月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丞相  
歡患之遣行臺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爲世子澄求昏頭兵  
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決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  
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儼聘之號  
曰蠕蠕公主秋八月歡親迎於下館公主至婁妃避正室  
以處之歡跪而拜謝妃曰彼將覺之願絕無顧頭兵使其  
弟秃突佳來送女且報嫂仇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主性  
嚴毅終身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秃突佳怨恚歡輿疾  
就之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頭兵  
可汗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阿那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

子庫提竝帥眾犇齊餘眾復立登注次子鐵伐為主

二年春二月齊王送柔然可汗鐵伐之父登注及兄庫提

還其國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立登注爲可汗登注復

爲其大人阿富提所殺國人立庫提 三月柔然別部

又立阿那瓌叔父鄧叔于爲可汗突厥乙息記擊破鄧叔

于於沃野北木賴山 冬十一月己未突厥復攻柔然

柔然舉國奔齊

三年春三月柔然可汗菴羅辰叛齊齊主自將出擊大破

之菴羅辰父子北走 夏四月柔然寇齊肆州齊主自

晉陽討之至恒州柔然散走帝以二千餘騎爲殿宿黃衣

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帝安歇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

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因潰圍而出柔然走追擊之

伏尸二十餘里獲菴羅辰妻子虜三萬餘口令都督善無

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盛阿那肱以

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菴羅辰超越

巖谷僅以身免 丁未齊主復自擊柔然大破之 五

月柔然乙旃達官寇魏廣武桂國李弼追擊破之 六

月柔然帥餘眾東徙且欲南寇齊主帥輕騎邀之於金川

柔然聞之遠遁營州刺史靈丘王峻設伏擊之獲其名王

數十人

敬帝紹泰元年夏六月丁卯齊主如晉陽壬申自將擊柔

然秋七月己卯至白道留輜重帥輕騎五千追柔然壬午

及之於懷朔鎮齊主親犯矢石頻戰大破之至于沃野獲  
其酋長及生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壬辰還晉陽 冬  
十二月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主鄧叔子滅之叔子收其  
餘燼犇魏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使者相  
繼於道太師秦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  
於青門外

通鑑紀事本末第二十一卷

